

歷代刑法考

漢律撫遺

二十二卷

漢律摭遺自序

自商鞅變法相秦孝公而秦以強秦人世守其法是秦先
世所用者商鞅之法也始皇并天下專任刑法以刻削毋
仁恩和義爲宗旨而未盡變秦先世之法是始皇之所
用者亦商鞅之法也鞅之法受之李悝悝之法撰次諸國
豈遂無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者乎鞅之變者收司
連坐之法二男分異之法末利怠貧收孥之法餘仍悝
法也然則商鞅之法豈遂無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
者乎迨李斯創焚書之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是古非
今者族法之煩苛莫此爲甚其後復行督責之令民不
堪命而秦以亡非盡由商鞅之法故李悝之法也漢
興約法三章蠲削煩苛然不足以禦姦蕭何於是據
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三章何所增其六
章卽李悝之法經

也是漢法亦本于李悝而參之以秦法非取秦法而全襲之也今試以周官攷之先請原于八議決事本于八成受獄卽士師之受中案比卽司徒之大比讀鞫者小司寇之讀書也乞鞫者朝士之聽治也過失不坐三宥之法也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坐三赦之法也其他之合于周法者難僂指數先鄭後鄭注周官竝舉漢法以爲比况可見漢律正多古意非猶爲三代先王之法之留遺者乎歷代之律存于今者唯唐律而古今律之得其中者亦唯唐律謂其尙得三代先王之遺意也唐律之承用漢律者不可枚舉有輕重略相等者有輕重不盡同者試取相較而得失之數可藉以證厥是非是則求唐律之根源更不可不研究夫漢律矣惜漢律久亡其散見於史傳者百不存一然使搜羅排比分條比類按律爲篇其大凡亦

可得而攷見焉同治光緒之間長安薛大司寇曾纂漢律輯存一書業經寫定將付手民庚子之變爲某舍人所得匿不肯出百計圖之竟未珠還良可惋惜巴陵杜貴墀有漢律輯證六卷頗稱詳備然尙有闕遺近富平張大令鵬一有漢律類纂一書編次亦未分明王子之春鍵戶養疴斗室枯坐因取杜張二書重爲編次以律爲綱逐條分入目之可攷者取諸晉志事之可證者取諸史記及班范二書他書之可以相質者亦採附焉諸書所引律令往往相淆蓋由各律中本各有令引之者遂不盡別白如金布律見于晉志而諸書所引則金布令爲多今於律令二者亦不能詳爲區別若二鄭注之所稱今時固難定其爲律爲令也齡積氣茶時須臥息窮竟日之力所獲無多自春徂夏今又秋氣初悲甫克畢事凡得二十二卷雖未足遂爲

三代先王之法世有稽古之士其或有取於斯王子立秋後三日七十三叟沈家本

古人引書每有省文此編所引以周禮兩漢書說文爲多周禮但稱某官漢書但稱某紀某表某志某傳史記必稱史記以別于班說文以段玉裁桂馥王筠三家之說爲多但稱段曰桂曰王曰省文也

增記

漢律摭遺卷一

刑法考

總述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摭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孝文十三年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

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春歲數以免臣昧死請
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
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
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答五百
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全中六年又下詔加笞者
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
曰一百自是笞者得全及至孝武卽位張湯趙禹之屬條
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
之誅其後姦滑巧法轉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
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晉書刑法志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
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廢戶三篇合
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

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

按漢律大略二書盡之隋書經籍志刑法篇但收杜預張裴之書而不及漢律漢代之書僅有漢朝議駁漢名臣奏事二書其梁有而隋亡者每見於注中亦僅云梁有建武律令故事一卷亡其序述云漢律久亡故事駁

議又多零失是漢律久已不傳至其亡在何時亦無可考梁武修律得齊時舊郎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則齊梁之時所傳者祇張杜之書其時漢律殆已亡矣蓋自晉改漢律之後張杜之書風行于世習律學者但研究見行之法不復追求漢魏各家章句束諸高閣其漸卽于亡勢固然也元魏崔浩有漢律序見史記索隱注中不知當日崔氏親見漢律而序之歟抑第就張杜之書而序之歟經之亡於南者每存於北或北方當日尙有其書未可知也亦可見北方之士尙知探討漢律以求其本焉竊嘗進而論之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漢初除秦苛法秦人喜悅其後參用秦法亦尙因平時之宜而孝惠除挾書律除三族皐妖言令孝

文除收拏相坐律除誹謗詆言法除祕祝而除肉刑一事尤爲古今刑法之一大關鍵孝景之世亦務在寬故其時禁網疏闊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此爲漢法最平恕之時其時用法者張釋之張敞諸人也洎平孝武之世公孫宏以春秋繩臣下主父偃郭解之獄其罪重至于族竝不知於律爲何條張湯趙禹之徒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寢密用法之吏唯以武健嚴酷爲能久之遂成爲風氣此漢法最苛急之時也孝昭時霍光輔政與民休息而用法仍嚴蓋習見武帝時之苛急而不知其非徐仁王平之獄尤爲失當孝宣時于定國爲廷尉黃霸等爲廷平獄刑號爲平然趙韓楊蓋諸獄人尙冤之孝元有蠲除輕減之詔孝成有議減死刑之詔孝哀有除誹謗

誅欺法之詔其時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雖後人
謂其毛舉細微固與苛急者實不同也光武中興議省
刑法除邊郡盜穀之律定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
婦人從坐者非不道不得捕繫之令施羣盜自相糾擿
之法更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於奴婢尤諄諄致意旣除
奴婢射傷人棄市之律其殺奴婢者不得減罪灸灼奴
婢者論如律略爲奴婢者免爲庶人梁純屢以嚴刑爲
請而終不聽明帝用法苛切章帝納陳寵之言除慘酷
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和帝時郭躬陳寵相繼爲廷尉用法務存寬厚此
又漢法平恕之時也安順以後政治日非黨錮獄興誅
鋏正士用法之權操之閹寺而漢亡矣

唐律疏議魏文侯師里慄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爲律漢相蕭何更加慄所造戶興廢三篇謂九章之律釋文一盜法今賊盜律是也二賊法今詐僞律是也三囚法今斷獄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雜法今雜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按里慄卽李慄也漢律本于李慄其篇目之次第必當遵慄之舊其次序爲一盜二賊三囚四捕五雜六具不應有異也古人著書總敘之文多在終篇史記之自序漢書之敘傳並在末卷乃古法也蕭何增律三篇而不列之于具律之前者蓋以戶興廢三篇爲是律與原六篇之專言刑名者不同抑以新纂之文不欲越古人之前歟魏改漢律爲十八章其體例與漢律既不相同自

難仍襲其舊惟不列于終而冠於律首則與古法不同矣今之所輯前六篇一依李悝之次序後三篇晉志作興廢戶而疏議作戶興廢次序不同則依晉志以興廢戶爲次序從其先者也

盜律 劫略 恐獨 和賣買人 持質 受所監 受財枉法 勃辱強賊 還贓界主 賊傷

按盜律之目可考者九劫略當卽今之強盜魏以劫略等四者爲非盜事而分以爲劫略律殆分強竊爲二事而恐獨等近於強而附之歟受所監受財枉法亦非盜事而述其貪心與盜無殊故古人入之盜律魏分出爲請贓律失古意矣勃辱強賊者勃廣雅釋言懟也淮南說山病而不就藥則勃矣注不擇于事曰勃此條勃字當兼此二義言懟其強遂不擇事之是否而遽加毆辱

也強賊固可懟若已就拘執卽應送官今不送官而自行毆辱致有殺傷卽不得不謂之擅故魏入之興擅律還賊舛主卽唐律之以賊入罪諸條賊傷則今之強盜殺傷人竊盜拒捕殺傷人今仍在賊盜律魏律詳敘分改之處不及賊傷當亦仍其舊矣唐律並在本律當亦用漢法也

賊律 大逆無道 欺謾 詐僞 踰封 矯制 賊伐
樹木 殺傷人畜產 諸亡印 儲峙不辦 盜章

按賊律之目可考者十大逆無道卽今之謀反大逆張斐曰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二者分別如此賊者害也凡有害于人民有害于國家皆可謂之賊欺設詐僞有害于人民踰封矯制有害于國家故皆入于賊律此古義如是若唐律疏議釋文竟以賊律爲詐

僞律則又非也賊律以大逆爲重唐律賊盜雖併爲一
然其律文前二卷皆賊事後二卷皆盜事截然分明賊
事以謀反大逆居首恐漢律亦然詐僞其一端也李悝
雜律有踰制一曰踰封當卽踰制漢改入賊律惟踰制
所包者廣踰封則限于封域有無分別亦不能詳賊伐
樹木殺傷人畜產並有害于人民諸亡印儲峙不辦並
有害于國家故皆入賊律唐律盜園內草木歸盜事殺
傷人畜產在廢庫律盜印亦歸盜事輸課稅物違期在
戶婚律此唐之與漢不同者費誓咎之傷汝則有常刑
峙乃糗糧無取不逮汝則有大刑此卽漢法之所昉歟
盜章不詳何事既在賊律亦有害于人民者也

囚律 詐僞生死

詐自復除

令丙

告劾

傳覆

繫

囚

鞠獄

斷獄

按囚律之目可考者六令丙一目今不別出亦附見焉
後竝同詐僞生死卽唐律詐病死傷不實詐自復除唐
日同告劾是二事告屬下劾屬上說文劾法有皋也段
曰法者謂以法施之廣韻曰劾推窮罪人也王曰急就
篇諸罰詐僞劾罪人顏注劾舉案之也有罪則舉案然
劾字不見于經蓋漢法也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皋而
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呂刑正義曰
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按段王二說已詳又玉
篇劾推劾也文選幽通賦妣哈呱而劾石兮注應劭曰
劾其必滅羊舌氏項岱曰舉案曰劾漢書百官表中丞
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張敞
傳敞身被重劾凡此言劾者並爲上對下之詞而告者
乃下對上之詞二字正相對待此一義也又昭紀元鳳

五年史有告劾亡者注如淳曰告者爲人所告也劾者爲人所劾也師古曰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又嚴延年傳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顏注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凡此言劾者並爲兩人相對之詞此義從上義引伸而出此又一義也嚴延年傳爲涿郡太守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此傳之言劾卽周禮之要鄭注之所謂今劾也此又一義也三義相引伸而各自爲用魏分漢之囚律廢律爲告劾而又別爲斷獄律是用第二義而與漢法之旨殊矣傳述也覆覆按也分爲二事則或傳或覆合爲一事則謂傳述罪人而覆按之也此乃鞫

囚之事而非告劾之事魏分入告劾律未詳其義繫囚之事唐在斷獄律中魏分爲繫訊律而鞠獄斷獄又爲斷獄律鞠者推勘之詞斷者論決之事可區爲二而事實相因實難分別通考玉海引晉志與今本同而通典所引無斷獄二字豈唐時本無此二字而後來誤衍歟繫訊斷獄事既相連分之轉無界限漢統于囚律而唐統于斷獄律最爲得之

捕律

按捕律之目晉志無文無以考之

雜律

假借

不廉

何人受錢

乙令

使者驗賂

科

李愷雜律之目

輕狡

越城

博戲

假借

不廉

淫侈

踰制

按雜律之目可考者四李愷雜律之目可考者七假借

不廉與漢律同踰制漢改爲踰封入于賊律似其餘四者漢律亦當與之同也假借不廉當爲二事假借卽唐律廢庫律中假借各條不廉卽後世受贓之事刑法中不能無此名目賈誼陳政事疏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特以不廉二字標名可見不廉爲律中之一端不容缺也或曰漢受所監受財枉法並在盜律不應別有受贓之條假借不廉卽唐律之假借官物不還也說亦有理然不廉之事甚廣匪僅受所監各項也阿人受錢或謂卽恐獨取財然漢律恐獨自在盜律必非一事按周禮地官比長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注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阿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疏過所則阿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者謂所過之官司見卽阿問之必知有阿問之者若不阿

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投無節之由也此曰呵人當卽鄭注所謂呵問當呵問而受錢後世差役受財而應傳者不傳應拘者不拘與此頗相似故入之請賕律中與恐獨實二事也使者驗賂在唐律未有相當之條望文生義當爲使者受命案驗賂賂之獄而更有違法之舉也輕爲諛輕之輕尹賞傳之輕薄少年惡子狡當爲狡獪之狡翟方進傳之狡猾不道所爲並是猥薄無賴之事男女不以義交其一端也越城唐律在衛禁律漢別有越宮律亦衛禁之事博戲卽漢之揜博淫侈當卽舍宅車服器物違法之事二者唐並在雜律凡此四端漢既用李法當仍李之舊目故附錄於此漢法可卽此而推焉

具律 出賣呈 擅作修舍事科

按具律之目可考者二出賣呈未詳何事魏入之興擅律非擅事卽是興事科有擅作修舍事此律與之爲類其亦關於宮室者乎今以意推之說文呈平也王曰他書皆無此訓蓋許君以呈爲程之古文也禾部程不雖無平義然漢書高紀注如淳曰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荀子政任篇程者物之準也案準固所以爲平之器也是知法律章程莫不要於平而呈程一字可知矣史記秦始皇紀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雖無平義而其用呈字卽今之所謂程矣按文選魏都賦明宵有程注程與呈通樊安碑作呈作式冀州從事郭君碑先民有呈程作呈是此目之呈卽程字也程法也式也言出賣之法式也屬諸興事諸興事大

者其宮室之類乎有呈卽不得擅行出賣則又與擅事
相關矣擅作修舍事卽唐律興造當言上而不言上及
非法興造之類亦在擅興律

興律 上獄 考事報讞 擅興徭役 乏徭 稽留

烽燧

按興律之目可考者七上獄之法未詳疑是罪人入獄
之事人數旣衆則收管防護非召集徒衆不可故漢時
在興律也考事報讞疑是遣使分赴郡國治獄之事如
田叔治梁獄呂步舒治淮南獄也使者當有徒衆隨之
亦屬興事故在興律餘條以唐律準之擅興徭役卽非
法興造乏徭卽丁夫差遣不平條內之欠剩稽留卽征
人稽留及丁夫雜匠稽留烽燧卽主將守城條內之守
備不設烽燧亦守備之事

廢律

逮捕

告反

逮受

登聞道辭

科

乏軍之興

奉詔不謹

不承用詔書

上言變事

以驚事告急

按廢律之目可考者九內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二目晉志言係舊典與廢律文意相連故入于此逮捕應在捕律其在此者逮捕之官司或當乘傳故在廢律漢世告反之人亦得乘傳故亦在此律逮受下文作逮驗王海引作訊受魏分爲告劾律而繫訊又自爲律則此目當非訊也下文旣曰逮驗與逮捕爲先後之事凡捕須驗之也似以逮驗爲是上言變事魏旣分出爲驚事律則與告反者不同如何區別之處今不能詳以驚事告急通典引驚作警下驚事律同通考上作驚下作警按作警者是丙吉傳有邊塞發犇命書警備事犇命書告急之書也警備事卽警事也魏氏旣與烽燧同律其爲

專屬於軍中告急之事可推而知與上言變事非一事矣

戶律

按戶律之目晉志無文以考之以上漢九章之律其目之可考見者盜九賊十囚七雜四具二興七廢九凡四十八益以李悝之目則爲五十二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蓋所存者不及十之二矣

傍章 晉志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輯證云周禮大司馬遂以蒐田注無干車無自後射賈疏此據漢田律而言士師五禁注引作軍禮按前書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應劭傳刪定律令爲漢儀據此知漢禮儀多在律令中晉志所謂叔孫通益律所不及當卽以所撰禮儀益之此條爲田律

亦爲軍禮是其證也

按杜氏據禮樂志及應劭傳爲說頗有據傍廣也

廣雅釋詁

二衍也

文選封禪注引張揖

律所不及者廣之衍之於律之中

拾其遺於律之外補其闕其書今亡其目亦無可考矣
曹褒傳有叔孫通禮儀十二卷周禮儀禮疏所引有叔
孫通漢禮器制度未知與傍章同異何如

越宮律朝律

晉制張湯越宮律趙禹朝律御覽

六百三十八

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越宮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

按越宮律朝律與旁章並在蕭何九章之外其目已無
聞通尙與何同時湯禹遠在何後其時之情形已不相
同高祖豁達大度必少苛禁樊噲傳縣布反時高帝嘗
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
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

卧噲等見上流涕曰云云高帝笑而起可以見宮禁之寬張湯越宮律殆就後來情形所增設者朝儀爲叔孫通所起通傳云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是朝會之制皆通所定趙禹殆卽通所定者纂之成律其中或有所增益亦未可知唐律衛禁諸條兼言衛禁二事疑湯所制亦必兼二事而言又職制律中朝會侍衛行事失錯及違式儀式各條皆關於朝事漢律當亦有之

金布律 毀傷亡失縣官財物 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 平庸 坐贓

按金布律他書多引作金布令晉志作律其目可考者四殺傷亡失縣官財物卽唐律之盜官私牛馬在賊盜律棄毀官私財物在雜律惟漢專指縣官唐兼官私爲

不同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價通典引作償晉志下文言爲償賊律則償字是也罰贖入責當分爲二事呈者程也以法程定之也黃金爲償以黃金償其贖與責也唐律無此文平庸者平其值也漢書溝洫志非受平賈者注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按踐更者月出錢二千過更者三日出錢三百詳昭紀注如淳說其值不同故須平之唐律若計庸賃以爲賊者亦勿徵疏議曰庸謂私役使所監臨及借車馬之屬計庸一日爲絹三尺以受所監臨財物論漢法大約亦計日弟其值不同耳坐賊與唐之坐賊不同唐坐賊最輕漢有坐賊爲盜之文似是計賊之法此與平庸當爲二事庸不平固計賊其他亦然也

酎金律

續禮儀志補注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

按文帝定酎金之律直至元鼎五年因酎金失侯至百六人之多其法久而生弊欺抑武帝別設苛律欺

尉律

許慎說文解字序尉律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段

曰謂漢廷尉所守律令也百官公卿表曰廷尉秦官掌刑辟藝文志曰漢興蕭何革律刑法志所謂蕭何摭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也桂曰董彥遠謝除正字啟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漢書昭紀注引尉律御覽引廷尉決事襄二十一年左傳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注云尉氏討姦之官漢書地理志陳留尉氏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陳留風俗傳尉氏鄭東鄙弊獄官名

按尉律之義段氏以尉爲廷尉之尉而律卽蕭何九章之律桂氏之說略同惟小徐以爲漢律篇名段桂皆不

從之惟許序所引律文乃漢初取人之法不專指廷尉
昭紀如淳注云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所
言亦非治獄之事漢之以尉名官者曰太尉掌武事應
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曰衛尉掌宮門衛
屯兵曰中尉掌徼循京師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曰主
爵中尉景帝更名都尉武帝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
曰護軍都尉武帝屬大司馬曰司隸校尉督大姦猾曰
八校尉所掌並武事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駟馬都
尉掌駟馬其他以尉名者尤多大抵近於武事郡有郡
尉亦典武職安見尉律之必專指廷尉也且九章之律
戶律闕于大司農廢律闕於太僕興律闕于衛尉中尉
諸官不僅闕于廷尉一官正不得以尉氏舊名而附會
之也說文尉从上按下也从尸又持火所以申繪也通

俗文曰火斗曰尉字之本義如此引申之爲凡自上按
下之稱是其義本不專屬于刑獄董彥遠言尉律四十
九類則其目必多今已無攷

田租稅律 田令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孝文十
三年除田租稅律後書黃香傳引田令

按田租稅律與士師注之田律不同彼謂田獵之田此
則田畝之事也文帝除租稅故此律可廢景帝復取半
租則其律亦當修復矣田令則田律中之令也

錢律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孝文五年除錢律文紀五年
除盜鑄錢令

按文帝聽民鑄錢故除其律後景帝復禁民鑄錢則其
律亦必修復矣

上計律 春官典路注鄭司農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

庭

按玉海六十引漢舊儀稱朝會上計律疑此律爲朝律之一目

大樂律 春官大胥注鄭司農云漢大樂律曰云云續志大子樂令補注引盧植禮注亦稱漢大樂律

按大子樂令屬太常百官表作大樂令明帝永平三年改大樂爲大子樂故官名亦改大樂律尙是西京舊名也

田律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野有田律

按田律謂田獵之律非田畝之事也觀後所引軍禮鄭注大司馬云犯田法之罰彼所言者蒐田之法也

尙方律 宋書 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謹假春秋明誠是以尙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

罪

按尙方律他未見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尙方令顏注尙方主作禁器物續志尙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非主車服者百官表有御府令丞顏注主天子衣服續志御府令作中衣服又有內者令掌中布張諸衣物宋書所言當考

挾書律 惠紀四年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史記秦始皇紀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按焚書之議建自李斯古先哲王之彝訓都歸銷滅其幸而存者亦幾希矣漢除是律而後壁藏之書稍出而

見于世然書已亡十六篇梅賾之書世攻其僞周禮亡冬官更無從補良可悲也

箠令 景紀中六年定箠令刑法志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按說文箠所以擊馬也段曰所以二字今補假借爲杖人之稱王曰箠者笞之器以箠擊之謂之笞

挈令 廷尉挈令 光祿挈令 說文糸部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紂樂浪挈令織从糸从式段曰樂浪漢幽州郡名也挈當作梁梁刻也樂浪郡刻於板之令也其織字如此錄之者明字合於六書之法則無不可用也王曰挈卽券契之契詰計切魏略文帝詔曰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張湯傳奏讞疑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

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契音口計反史記湯傳作絜令燕王旦傳又將軍都郎羽林注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

按挈段解作絜刻之絜王解作契券之契韋昭云在板挈則段說爲勝而史記字又作絜說文絜麻一耑也段曰一耑猶一束也耑頭也束之必齊其首故曰耑人部係下云絜束也是知絜爲束也束之必圓之故引申之圓度曰絜王曰絜之爲言挈也束之便於提挈是此字當从史記作絜絜者絜束也度也法之絜束出于省度而可以爲後式者也溝洫志元鼎六年上曰令內史稻田租絜重不與郡同顏注租絜收田租之約令也約令亦絜束之意也絜說文縣持也於絜令之義較遠釋名

絜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與絜束之意爲近然則絜者
正字絜以借字廷尉光祿二寺有此令樂浪郡署有此
令似漢時中外官府皆有此令以爲法式蓋皆不在正
律之中者唐書省多書格令於屋壁嗣聖中令內外官
人書格令聽事之壁殆亦有所承歟張湯傳著讞法廷
尉絜令言著其所讞之法于廷尉之絜令也師古注微
不明

廷尉板令 後書應劭傳撰廷尉板令

按板令卽絜令韋昭所謂在板絜也此與唐宋之敕令
相似

水令 兒寬傳定水令

按水令他未見

公令 何並傳如淳注引公令

按公令他未見

功令 史記儒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卽今學令是也

按功令索隱以爲卽唐之學令顏師古漢書注則以爲卽唐之選舉令當以索隱之說爲是玉海列功令於各令之中今人言功令者若云公家之令不知何所本通俗編以爲非

養老令 文紀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顏注使其備爲條制

按此令東京尙遵行之

馬復令 西域傳征和中上下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注孟康曰
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
馬多絕乏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
免徭賦也

按孝文時鼂錯說曰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其三人
車騎天下之武備也故爲復卒顏注當爲卒者免其三
人不爲卒者復其錢此所謂馬復令也武帝時已非其
舊故至是修之

秩祿令史記呂后紀戚姬注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
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在七子八子之上漢書
文紀注同玉海六十茂陵書祿秩令此二書亡失不得過
江明此瓚晉中朝人

按玉海所言乃宋祁漢書校語秩祿作祿秩

宮衛令 張釋之傳注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
司馬門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按此當是越宮律之令文

任子令 哀紀綏和二年除任子令注應劭曰任子令者
漢儀注吏二十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
爲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

按任乃保任之義以父兄之官保任其子弟也

胎養令 章紀論曰深元元之愛者胎養之令元和二年
詔見戶律一民產子復勿事條

按胎養僅一事甚簡易其令當屬于他律中未必自爲
一書

祀令 郊祀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注
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秦社也時又立

官社祀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續祭祀志上幸魯
注漢祀令云云

祠令 文紀臣謹請陰安侯注如淳曰秦漢祠令陰安侯
高帝嫂也

按祀令祠令當爲一書

齋令 續祭祀志尊號曰世祖廟注蔡邕表志曰孝明立
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
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
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按齋與祀爲相連之事其令當合爲一書否則一事一
書書亦繁矣

品令 百官表少府注如淳曰若虛官名藏兵器品令曰
若虛郎中二十人主弩射

按品令當是官品令

戊卒令 史記將相年表大事記孝文十三年除戊卒令
按鼂錯傳今使胡人數次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
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
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
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
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
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舉人乃免
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

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據此是戍卒之法至是而變賈山言文帝減外徭如淳謂漢初因秦法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蓋皆謂此事也惟外徭之法終漢之世未改此云除戍卒令者殆小變其法歟抑後來又修復歟

予告令 馮野王傳夫三最予告令也病三月賜告詔恩

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宜

按據此子告自有令文漢舊法也

捕斬單于令 陳湯傳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

令

按漢伐匈奴其捕斬單于必有非常之賞賚著于軍法
中此令是

令甲 令乙 令丙

令甲 宣紀地節四年詔令甲注文潁曰蕭何承秦法所
作爲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爲令令
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
丙師古曰如說是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賈誼新
書等齊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晉志又漢時決
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後書律厤志中案官所施漏

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哀紀名田注平紀顧山錢注並引
令甲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
漢書吳芮傳贊著于甲令而稱忠也續傳景紀述務在農
桑著于甲令後書皇后紀論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置甲
令

按令甲或作甲令吳芮之忠史稱令甲漢作甲令令甲
猶言令之第一篇甲令猶言第一篇令當時隨便言之
初無分別也令乙乙令亦同惟令之名可考者尙多在
當時必更多則所云令甲令乙者諸令皆在甲篇乙篇
中乎抑各令各有甲篇乙篇乎舊說未之及考漢法之
名有律有令有科晉志於囚律稱令丙稱科襍律稱令
乙稱科具律廢律興律金布律並稱科似各律各有令
有科初非并爲一編也續志稱令甲第六第六者又令

甲中之次第也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王注甲者創制之令孔疏漢時謂令之重者謂之甲令此說與如異當以如說爲長

令乙 江元傳注如淳曰令乙晉志漢雜律有令乙張釋之傳注如淳曰乙令

令丙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令丙簠長短晉志漢曰律有令丙

按簠令定于孝景之世此言令丙者當謂簠令之丙篇也

五時令 通典十三後漢志太史每歲上其年厯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尙書令以下就席位尙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按此制始於東漢魏晉以下猶承用之魏不讀大暑令
晉不讀秋夏令惟春冬行之晉荀爽云先王所以順時
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通典云非古制也自東漢因
而沿襲

科 晉志引漢律雜律具律興律廢律金布律並有科又
云除異子之科改投書棄市之科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
七科謫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人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後書
明紀永平十二年詔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
者或可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日者宣下郡國桓譚傳校
定科比注科謂事條比謂類例張敏傳夫輕侮之法先市
一切之恩不有成科頒之律令也郭躬傳躬奏讞法科多
所生全蜀志伊籍傳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

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說文科程也从禾斗斗者量也段曰廣韻日程也條也本也品也又科斷也按實一義之引伸耳程程品也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

按漢律之外有令令之外又有科晉志所引此其證也釋名釋典藝篇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廣雅科品也條也太元從從水之科滿注科法也科之義當兼諸說也魏志曹仁傳爲將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時魏律未修仁所奉者漢科也揚雄劇秦美新曰金科玉條科與律令並重矣

科品 後書安紀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注漢令今亡濟南王康傳國傳何敞諫康曰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爲科品劉祐傳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

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
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
左校復得赦出

按據元初詔語是科亦卽在令中非別爲一編也品階

格也

禮記檀弓品節斯疎

等差也

漢書匈奴傳繪絮食物有品注

科品者科中所

定階格等差也劉祐依科品而反觸帝怒此漢之所以
亡

品式 宣紀地節二年前始親政事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孔光傳爲尙書觀故事品式
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按式法也品式者凡品物之法是也觀孔光傳似品式
與故事各自爲書

章程 高紀張蒼定章程注如淳曰章厯數之章術也程

者僅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張蒼傳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厯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厯者本張蒼注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謂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律律與條令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

按高紀張蒼定章程與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陸賈

造新語同相提並論是章程非律令書也本傳以此定律令臣瓚以法律條令當之非爲無見然觀漢家言律厯者本張蒼一句乃總結上文之詞是此段文字專言律厯與律令無涉且律令次于蕭何不得云本張蒼也當以如淳之注爲是傳云爲相卒就之蒼爲丞相在孝文四年是其書在高祖時尚未成就紀文亦終言之耳

崔浩漢律序

史記文紀今法有肉刑三索隱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

按崔浩於魏世祖神麤中奉命修律因上溯漢律而序之其時當南朝宋元嘉年間豈漢律亡于南而尚存于北歟晉初修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可知漢律猶存迨後中原擾亂晉室東渡南朝漢律之亡殆在此時歟然

杜預張斐所作律注亦曰律本蓋以明晉律之所自出其所載必多漢律但不知取漢律全載之抑但取晉律之所沿用者載之索隱引崔浩之序卽繼以張斐之注豈索隱所引者卽張斐律注而崔序亦在其中歟杜張之注唐代猶存是漢律雖亡而未盡亡也何以歷來無別白之者歟崔旣爲漢律作序其所修之律當必以漢爲宗魏書刑罰志中頗引律文豈卽漢之遺文歟代遠年深書缺有閒皆不可攷矣

漢律摭遺卷二

刑法考

盜律

史記高祖本紀傷人及盜抵罪集解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抵罪者未知抵何罪也索隱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

按盜之情狀非一二端之所可罄故但言各當其罪示必持平不復用秦之酷法也漢之盜目可考者惟九而盜事之重大者不在其中今將盜事之重大者分列于先再依目編次其輕者更列于後庶覽者較易檢尋焉盜宗廟服御物者棄市漢書張釋之傳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人爲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庠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按釋之所引乃漢律正文宗廟之物無更重於服御者故釋之以長陵一坏土相比喻所盜者服御物不可再重也書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孔傳自來而取曰攘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按孔疏所言漢律與釋之所言輕重縣殊孔氏旣未親見漢文其所稱當爲魏氏改定之法非漢之原文也

盜天牲 公羊春秋成十年傳不免牲何休注不免牲當

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凌曙公羊問答曰此漢律也書微子

云

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按前條不及郊祀漢律自當別有專條何休公羊傳注中時引漢律爲證則此文爲漢律所當有固屬無疑何注不及罪名孔疏又似魏法惟郊祀與宗廟同爲大祀犯之者罪亦當同等不得重於宗廟也

盜園中物 百官表宣帝地節四年弋陽侯任宮爲太常

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補注免官不免侯類聚

八十

木部

柏三輔舊事漢諸陵皆屬太常有人盜柏者棄市張湯傳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注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

按此盜園陵之物也他書所引無盜園陵之物明文今但以盜園中物標目仍原文也園陵與宗廟同如有盜

服御物者其罪亦當同任官僅止免官而未免侯其子
千秋尙嗣侯爵此唐法之但免職事官不免勳官也唐
無盜園陵內服御之物律文蓋已該於大祀神御物之
內故不另立專條柏亦園中物之一種究與服御者不
同乃其罪重至棄市似覺太重或別有用意歟唐律盜
園陵內草木者僅科徒二年半罪名相懸絕也盜瘞錢
唐律無文漢不知科何罪六帖四十議讞門狄仁傑左
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
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
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
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坏土何以加其法
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
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

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按此亦一柏也誤伐而欲殺二臣
非仁傑之廷諍不得免矣大抵事之關於宗廟園陵者
人主每欲以重法處之謂如是則庶盡吾孝不如是則
人將議我之不孝法重則必殺人以殺人爲孝其理安
在唐律諸盜大祀神御物者流二千五百里不問死罪
此所以得其平也後來又加入死罪是不恤人命以奉
祖宗且謂法重則犯之者少究之重法果能禁人之不
犯哉又功臣表安王嗣侯拾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捕獫
完爲城旦城旦爲搏拏本罪謀盜鹿未得罪輕此二罪
以重論也

侵廟地 臨江閔王榮傳坐侵廟壩地爲宮上徵榮詣中
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食貨志過試以
離宮卒田其宮壩地顏注壩餘也宮壩地謂外垣之內

垣之外也諸緣河墻地廟垣餘地其義皆同景紀中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王先謙補注蘇輿曰案此郡國新立之太宗廟

按臨江國於二年封皇子闕四年闕薨無子國除七年復封榮則太宗廟亦係新作其地之界址未必有舊籍可稽榮以廢太子而景帝徵詣中尉而不詣廷尉此於父子之閒自當有以善處之郅都酷吏但知以殘刻爲能簿責既嚴吏又迫辱之致令自殺其事甚冤觀於百姓之哀憐謚葬如禮恐侵地之詞亦未可信矣又餘地究與正地不同未知漢法有區別否

盜園陵地 功臣表安樂侯李蔡以丞相侵賣園陵道墻地自殺史表作侵盜孝景園神道墻地附李廣傳內木傳以丞

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得四十

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按蔡既賜地陽陵則所得者必陵外官地故能盜取三頃之多以侵占官地論其罪輕至神道外墻地方爲園陵地盜雖止一畝其罪重漢表作侵賣墻地將二事混而爲一不若史表但言侵盜孝景園神道墻地二罪從其重者言爲確當也至其罪名二獄皆自殺未論決無以詳之古人於事之關於宗廟園陵意多從重正地餘地或竟無區別也

敢盜乘輿服御物蔡邕獨斷天子車馬衣服器盛百物

日按以上十一字今本獨斷脫據孫賈律音義引補乘輿出於律曰敢盜乘輿服

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

言之或謂之車駕

按唐律盜乘輿服御物在盜御寶律內其名卽本之於漢唐之罪名爲流二千五百里未詳漢法之輕重何如自尊君之義重臣下之修律者凡涉於君者多以加重爲主義抑知以財物殺人究非天理之所有故唐律於此項之計賊重者卽準賊同常盜之法加一等並無死罪竊盜亦無死罪明律雖改爲死罪而係雜犯准徒較唐律尤輕可見爲人君者非必皆嗜殺人又何必以殺人媚之

盜武庫兵 六帖九十竊盜門春秋決獄曰甲爲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關入者髡重武備貴精兵也弩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

庫兵當棄市乎

以上或曰以下仲人論二舒語

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

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贓值百錢者當坐棄市鹽鐵論刑德篇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注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

按武庫地在禁中兵又非常用之器故罪重至棄市邊鄙兵所居比司馬門則亦與禁中等故盜者亦當以盜武庫兵論也若弦弩異處董謂不可謂弩自是持平之語似此者自當以減論贓值百錢當爲別條原文邊鄙兵所贓句必有訛奪恐當爲盜邊鄙所居贓百錢卽棄市重邊防也漢法之嚴如此後世藏兵之所旣不在禁中亦無兵所居比司馬之法唐律盜禁兵器弩五張方擬絞與漢法懸殊大約唐法輕於漢者多不止此一事

也

主守盜 陳咸傳主守盜注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馮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祿祢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薛宣傳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注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值十金則至重罪刑法志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顏注卽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

按主守並在官任用之人守之正以防盜乃他人不盜而自盜之其情節實較他盜爲重漢法十金卽棄市雖重亦不爲過唐律三十匹絞尙遵用漢法不爲貪吏開倖門也

盜都內錢 恩澤侯表陽城侯田延年坐爲大司農盜都

內錢三千萬自殺注如淳曰天子錢藏中都又曰大內史
表同本傳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僦古曰一乘
賃之與顧直也顧直也載沙便橋下送至方上車值千錢延年上簿詐增
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贛兩家告其事下丞
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自刎死百官志
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補注先謙曰都內見王莽傳都
內主臧官見張延壽傳都內令見尹翁歸傳桓譚新論云
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奉用其半餘二十
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

按都內屬大司農自有主守之責惟延年詐增僦直在
後世爲浮冒之事與公然取都內之錢入己者稍有區
別而卽以主守科之者自主之而自冒取之與他人之
冒取不同臧至三千萬論漢法爲不道死罪不能追也

專地盜土 匡衡傳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爲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從平陵佰以爲定價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否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陌爲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郡卽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僅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

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值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

按此獄國界之誤誤在郡圖本與衡無涉乃郡既正國界而仍取此四百頃之租入此衡之鄙也專地盜土爲當口斷獄之詞乃不科盜土而科主守罪名與讞詞不相比附豈漢律無盜土之條耶謂地非衡之所當有卽難目之爲主守之人衡據始封之界而仍收其租入亦尙與盜取者有間當時蓋有意周內故特引重律以劾之本傳敘其論斷之語甚詳今亦詳錄之不獨可以見當時之程式亦以見古人之斷獄未必盡當也

盜所收財物 陳湯傳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
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
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

按此獄當以主守論者康居財物既收入官卽是官物
湯爲副校尉又有主守之責科以主守方與律相符惟
事在赦前依律不得言言之卽以其罪罪之乃衡與石
顯既抑湯之功於前又摭其過於後豈將以此媚顯耶
此真不可解者又按以上各條並盜事之重者漢律是
否各有標目抑統在盜事已不能詳今姑彙於先

劫略

奪人掠虜 功臣表臨蔡嗣侯襄坐擊番禺奪人掠虜死
按張斐律注表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又云加威勢
下手取財爲強盜是魏律有強盜之目疑漢亦當然但

無以證之耳奪人掠虜者他人所得掠虜之物輒恃強而劫奪之此與強盜何異惟表但云死似是病死非論決棄市者

彊盜攻盜 後書陳忠傳臣竊見元年已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澄清至有逞威濫怒無事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追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

按漢法強盜罪名無可考郭解傳作姦剽攻若遇赦是亦有死罪也忠所言長吏諱盜及盜發不敢告或出私財以償所亡種種情形與今日無異法度陵遲古今一轍也至於攻盜更非強盜可比安紀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四年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用兵討破此所謂大刑用甲兵者固非常法之所能制者

恐獨

恐獨受賕 王子侯表葛魁嗣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受賕棄市顏注獨謂以威力脅人也賕枉法以財相謝獨呼葛反史表作坐殺人棄市

恐獨取財 王子侯表平城侯禮坐恐獨取人雞以令買償免復謾完爲城旦顏注恐獨取人雞依令買雞以償坐

此免侯又犯欺謾故爲城旦也補注沈欽韓曰景紀吏飲食計償費勿論此謂取飲食準令當買償復欺謾未償故論城旦也以宗室故不髡鉗又承鄉嗣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藉陽侯顯坐恐獨國民取財物免晉書刑法志張斐上律注表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將中有言爲恐獨

按獨集韵許葛切相恐怯也或作曷公羊傳僖十四年是見恐曷而亡又作喝趙策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恐喝諸侯以求割地史記蘇秦傳作喝集解喝音呼葛反索隱許葛反謂相恐脅也喝本作獨唐律作獨明律作嚇失古義矣恐獨近于強故魏入劫略律然究與強者不同人被脅而與之財非入其室而強奪之也故漢法自爲一章其罪名如承鄉藉陽僅止免侯平城以謾而

爲城旦惟萬魁棄市蓋受賂者必有枉法非僅止取財者可比其從重必有故也

和賣買人

略人 功臣表曲逆嗣侯何坐略人妻棄市蒲嗣侯夷吾坐婢自贖爲民後略以爲婢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又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悉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按王莽傳秦爲無道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誅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是秦時和賣買

人在所不禁漢律特立和賣買人之條此力矯秦之弊俗乃世輒謂漢法皆承於秦非通論矣建武二詔係是一事而一引賣人律一引略人律可見賣人略人漢律本在一條光武承太亂之後於良人之略爲奴婢者尤爲注意屢頒詔誥蓋探有念於貴人之義故反覆申命不憚煩也此二事並是略人然一是略良人爲妻故罪至棄市一是贖身之舊奴婢故僅止免侯事狀不同擬罪亦不同也唐律略賣人爲奴婢者絞蓋亦源於漢法

持質

漢書趙廣漢傳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香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

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
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
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
皆曰死無所恨後書順紀陽嘉三年益州盜賊劫質令長
殺列侯橋玄傳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
執之人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
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
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
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
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實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
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魏
志夏侯惇傳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輜重遣將僞降共
執持惇責以貨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

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
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
吾受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
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
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
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
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往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
盜劫陰費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
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
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按持質者執持人爲質以求財也觀於廣漢諸傳是西
漢此風已盛京師且然外郡可知沿及東漢之末而猶
未息中雖云劫質者遂絕亦但戢於一時耳唐律諸有

所規避而執持爲質者皆斬部司及都伍知見避質不
格者徒二年頗與古法相合疏議謂規財者求贖避罪
者防格分規避爲二事然避罪者少規財者多唐律兼
言之於事方備但下知漢法何如

受所監

漢書景紀元年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賤買
貴賣論輕歸古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
賤買貴賣者論決大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
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
日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補注先謙其與飲食計償費勿
日行謂行事若今署任也願說非論歸古曰計其所費而
論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
盜沒入臧縣官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歸所
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
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尋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與見爲吏監治受財物者異科以其通免從罷非威力所劫但官屬送財自不應受且故惟尋爵而免其坐奪爵已奪爵矣免官何待言乎無爵罰金二斤投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按自吏及諸有秩以下乃是改定之律文也飲食一層它物一層賈賤賣貴一層故官屬一層無爵一層分別極細以唐律準之飲食卽監臨受供饋也它物卽受所監臨財物也賈賤賣貴及買賣有剩利及強市也故官屬卽去官受舊官屬也無爵則統於無官犯罪矣其罪名唐與漢不同其事狀則無異也

賈故賤賣故貴 詳上又功臣表湘成嗣侯益昌坐爲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百官表建始二年右扶風溫順爲少府二年坐買公田與近臣下

獄論史記功臣侯表卽嗣侯遂坐賣宅縣官故責國除

按益昌爲九真太守九真臨邊盜使人出者使人私出邊也買犀奴婢者買故賤也律坐臧爲盜故臧至百萬以上也知是買故賤者但出邊私買無坐臧之理也漢法臧多者以不道論故益昌以不道誅也溫順爲少府位列九卿其爲近臣買田何罪之可科若是私買文不言盜而以下獄論者亦當爲買故賤也茲故列二事於此卽嗣侯黃遂所坐爲賣故貴之事漢表別有捕拏奪馬二罪疑遂所犯者不止一端兩表各舉其一二事言之耳

受故官送 功臣表故安嗣侯臾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

按景紀言奪爵爲士伍此云免侯卽與士伍等

受財枉法

受賕枉法 刑法志吏坐受賕枉法注師古曰吏受賕枉

法者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
段曰枉法者違法也法當有罪而以財求免是曰賕受之
者亦曰賕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賕廣
雅賕謝也急就篇受賕枉法忿怒仇顏注以財求事曰賕
書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來馬本
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惠棟九經古義漢盜律有受賕之條
卽書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書所云惟求也張斐
律注表卽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賊

按賕謝也求而謝不求而謝皆得謂之賕說文云以財
物枉法相謝亦兼二者而言不分別求與不求也呂刑
馬注以請賕詰求張斐言不求自與爲受求其字作求

以賂求相通用亦與馬同惟張斐又言求而與者爲盜
賊是魏律之凡言賂者皆不求自與其求而與者卽以
盜論必爲漢之舊律而承用之者此受財枉法諸條漢
之所以入于盜律也至呂刑之惟貨惟求惠氏以受賂
聽請分屬之然孟子曰是貨之也左傳昭二十六年能
貨子猶杜注言若能爲我行貨于子猶則惟貨者行貨
之謂乃不求自與而惟求者求而後與者也求字當從
本義不必如馬說也段氏以枉法不枉法分屬二事似
亦未諦

行言許受財

公羊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注當坐取

邑未入齊坐者山律行言許受賂也又十年齊人歸我濟

西田傳言我者未絕于我也齊已言取之矣

注齊已言其
語許取之其

實未之齊也疏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

邑耳

按公羊傳兩引漢律一言取賂一言取財當以取財爲是行言許取財者謂以言語許取其財而財尙未入於家者也觀公羊傳云齊已言取之而實未之齊足以相證在後世爲贓未入手之事自較已入手者情節爲輕準諸唐律則無相當之條文也

聽請 爲人請求枉法 恩澤侯表平丘侯王遷坐平尙書聽請受臧六百萬自殺注如淳曰律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爲聽行者皆爲司寇師古曰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補注史表作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省中事誅王子侯表沈猷嗣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注師古曰受爲宗正有人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史表請作謁杜業傳與

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坐免就國

按聽請有受財不受財之不同律之請求而聽行罪止司寇此不受財者也王遷之臧六百萬當以不道論死此受財者也請求與請賄亦不同請求者不皆以財其字但作求唐律諸有所請求者笞五十主司許者與同罪已施行者各杖一百與漢法之皆爲司寇輕重略相等此無贓之請求也賂謝也請賂者必以財相謝若無贓何謝之可言唐律監主受財枉法十五匹絞科罪較重此有贓之請求也此請求當作請賂而唐律無賂字

者求可兼賅之義而賅不能兼求之義也枉法爲六賊之重者漢法輕重何如今不能詳類纂謂如愼之注當有脫誤謂爲人請求枉法如已聽事雖未行請者聽者皆司寇論重枉法故也按以沈猷之耐爲司寇證之與律正相合並無脫誤此以不受財而罪輕故止爲司寇非以其未行也

行賄 史記功臣表臨汝侯權賢坐行賄罪國除漢書功臣表汾陰嗣侯意坐行賄髡爲城旦

按臨安侯漢表作坐子傷人首匿免似是一事因子傷人而行賄也惟汾陰髡爲城旦視司寇爲重以有賄也而臨汝僅止免侯輕重不同何耶

請賄 史記功臣侯表樂平嗣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國除漢表樂平作樂成又作有求作賄補注沈

欽韓曰有讀爲又又以財請賕吏

按漢表作賕與行賕同史表但云國除而漢表云死此當是病死者

教人上書枉法 功臣侯表朝陽嗣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彫爲鬼薪

按此教令之事當坐教令者不爲司寇而爲鬼薪殆以上書而重之歟

勃辱強賊

張斐注律表加毆擊之爲戮辱

按唐律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捍而殺或折傷之各以鬪殺傷論其法殆卽本於此條

還贓界主

張斐注律表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界

之

按張斐所注雖是晉律漢法當亦如是唐律諸以賊入罪正賊見在者還官此卽還贓界主之法唐律乞索之贓並還主則與斐言稍有不同當是唐所改者

賊傷

盜傷與殺同罪 鹽鐵論刑德篇大夫曰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文學曰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耶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以人心不厭也張斐注律表盜傷縛守似強盜按大夫之言當是漢律凡盜之傷皆當科死罪矣而文

學謂人心不厭是當時以爲重也張斐之言專指竊盜拒捕者用一似字是特爲區別而不以強盜論其法亦必從輕非一概與殺同罪矣此未知魏晉之所改抑漢法因人心之不厭已改輕賊律目賊傷則指有心傷人者言凡強盜殺傷人之類皆包在內與張斐所言者情節不同乃盜情之重者不得從輕比當仍用漢時舊法也唐律強盜傷人卽斬必有所受之矣

以上各條依可考之目分類編定凡有目可歸者悉集於此其無目可歸者別錄如左

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死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按內郡盜穀罪名何若今無可考穀以斛計則不計穀

值之貴賤矣

從行而盜 漢書孝宣許皇后傳父廣漢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轡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注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

按傳云下詔募下蠶室蓋以其誤而寬之也孟康之注與傳意不合一牽之微罪至於死其法已太重況是誤取更不得謂之盜耶乃吏竟以死論而不爲之分析可見武帝時殘酷風成吏皆以此爲能而冤死者不知凡幾矣此子長所以特立酷吏傳也

盜馬 盜牛 詳前盜傷與殺同罪條下

按盜馬者死此法太重不知承秦法而用之歟抑武帝用兵馬少特創此峻法歟盜牛者加不知如何加法將

計贓而加欺抑計隻而加欺皆不可考

斷盜 後書蓋勳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回諫昌怒昌坐斷盜徵注斷謂割截孔融傳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融上疏曰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篚輯證魏志鮑勳傳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按此法爲漢法事在建安時也

按左昌所犯似侵蝕劉表所犯以邀截曲周縣吏所犯似主守盜而並稱斷盜者殆其所盜之物並非其所監所守之物故以斷盜爲名歟

通行飲食 楊僕傳盜賊滋起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部甚者數千人尹賞傳選守長

安令雄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
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元后
傳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
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後書陳忠傳臣竊見元
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
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
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
爲憂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

按章懷注稱今律謂唐律也唐律過致資給在捕亡門
知情藏匿罪人條係減罪人罪一等乃云與同罪與律
文不符疏議謂過致資給者謂指授道途送過險處助
其運致資給衣糧漢之通行飲食其事實當亦類此在
明律所謂盜賊窩主也